

“历史”与“历史学”

——“史学概论”教学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 向 玉 成

一、对什么是历史的不同回答

关于“历史”，迄今还没有任何一位史家对其下一个比较科学或者说比较确切的定义或概念。而“史学概论”教学中首先就会遇到“什么是历史”这个大问题，它既是一个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也是“史学概念”学科体系中的基础概念之一。因为这门学科中的许多概念和理论，诸如“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学科性质，以及历史认识过程的许多内容都与“什么是历史”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在教学中不对这个问题作出较为深入的分析和阐释，则后面的教学进程会受到影响，所以任何从事“史学概论”教学的教师，都必须在教学中对此问题作出回答。

迄今，大学历史专业所用的各种“史学概论”教材和有关参考书中，对于“历史”这一概念，或语焉不详，或含糊其词，使学生无所适从。可以说有多少教材或参考书，就有多少不同的回答，现略举如下：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中这样写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但梁氏并未区分“历史”与“历史学”，而是混用之。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莫罗曾经说过：“历史是社会科学对过去的投影。”^①此说虽简明但流于抽象。马修·阿诺德认为：“所谓历史就是充满谬误的浩森的密西西比河。”^②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则说：“历史这个名词有这么一种双重意义，它一方面指事变或事件本身，另一方面指那些通过想象为了想象而写出来的东西。”^③而英国史学家路易斯·奥·明克这样看待历史：“一方面，历史指的是事件，即人类事件的过程；另一方面，它又是指历史的事实报道，即历史学家所从事的探究和做的记事。”^④姑且不论其优劣高下，上述说法差异甚大是显而易见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历史”的定义或概念的论述，也各有其异。马克思本人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写道：“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⑤这里马克思是为了驳斥唯心主义哲学家否认历史过程的客观性，把历史作为他们所制造出来的各种观念的实现过程这一谬论而言的，而且马克思在此处仅仅指人类历史（即一般所谓狭义的历史），当然并不是对“历史”的科学定义。

再看各种“史学概论”教科书的说法。赵吉惠主编的《史学概论》中认为：“历史，一般是指人类过去发生的事件或过程。”^⑥葛懋春、谢本书主编《历史科学概论》一书则说：“历史，广义地说，是指一切事物已往的运动发展过程，它可以分为自然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但是，通常我们并不广义地使用历史这一概念，我们所讲的历史，一般是指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即与自然界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人类社会已往的运动发展过程。”^⑦这中间多少带有以概念解释概念的味道。贾东海、郭卿友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认为：“广义地说，历史是指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过程，它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两个方面。狭义地说，我们通常所讲的历史是指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即人类社会史。”^⑧又与上面一种说法大同小异。而庞卓恒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对“历史”一词的论述则前后有别。该书第2页中写道：“历史，广义地说，是指宇宙间万事万物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它是一切事物固有的属性，没有无历史的事物。……那么，历史究竟是什么呢？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事物、现象及其发展过程，它发生于过去，而与现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⑨但作者在该书第4页中又说：“历史是什么？简而言之，它是人类社会经历过的客观存在的过

程。”^⑨这里又明显仅指狭义的历史。

总之,对于“历史”一词,迄今尚无较确定的表述,要么不够简明,要么语焉不详,或者出现以概念解释概念的情况,诸如“历史就是……的历史”之类,无法给人一个确切的、满意的回答。而教学中这个问题不可能也不应该避开,学生稍多看一些书,即会提出“究竟什么是历史”这个问题,对此任何一个从事“史学概论”教学的教师都必须尽可能加以阐释。

二、究竟什么是历史?

那么,究竟“什么是历史”呢?前述各种关于“历史”的论述中,仅就各种“史学概论”教材而言,著者大都认为历史有广狭二义,但这还不够。作为定义之类的东西,必须尽量简明,同时概括该概念的根本属性一类的规定性。一般都认为,“历史”有两层含义,即“客观历史本身”和“人们(广义的认识主体)对它的认识(包括看法、观点、记录、著述等等)”。而关于“历史”的根本属性,即客观实在性,迄今只有庞卓恒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对其作过较为深刻的论述^⑩。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在教学中,对“历史”这一概念作如下表述:“广义的历史是现在以前的客观实在及其反映。”应该说这个说法比较简明,而且对历史的两层含义及其属性(客观实在性和可知性,前者为根本属性)作了概括,并区分了“历史”广狭二义,不致混用。阐释如下:

第一,之所以说“现在以前”而不用“过去”一词,是为了强调指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因为从最广义上来说,凡已经过去的,都应属于历史的范畴,虽然有时候我们认为某些活动还没结束或完成,故应该属于现实活动而非历史活动,但它毕竟已经“客观存在”过,它同样具有历史的以下特点:时间上已经过去,事实上只有一次性。人们在“现在”有可能改变“现在以前”的某些活动的结果,但已无法改变这些活动本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凡“现在以前”的都应属于历史范畴。

第二,“客观存在”表述的是历史的根本属性:客观实在性。具有客观实在的研究内容可以说是历史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科学的前提和基础,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具有实实在在的研究内容,否则就将成为“玄学”而不是科学。在这里,历史的根本属性即客观实在性,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物质概念(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

的客观实在)相吻合的。笔者在教学中讲到这个问题时,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阐释:1.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已有几十亿年和几百万年的历史;2. 人类历史是逐步发展起来的;3. 很多历史事实(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等)是确凿无疑的;4. 历史过程(诸如历史发展的因果联系和规律)是不以人(历史的人和现实的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总之,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的根本属性即客观实在性,对此必须肯定,不能含糊或模棱两可。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物、现象及其发展过程固然是极为复杂的,但都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绝不会因为任何人对它们加以肯定或否定而改变其存在。

第三,“反映”表述的是历史的另一层含义,即“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强调的是历史的另一属性——可知性。该属性是与历史的根本属性密切相关的,即“客观存在”的历史是可以被认识的,是可行的。这样表述,才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可知论,反对历史不可知论。如果历史是不可知的,那么历史学和历史研究要么就是毫无意义的,要么就会走向唯心主义。历史的可知性是由其根本属性,即客观实在性决定的:因为历史是“客观存在”过的,人们(历史认识的主体)才有可能对其进行认识(反映),否则历史认识(反映)就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玄学”。“历史是现在以前(人类社会)的客观实在及其反映”这个表述,同样与“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可以能动地反映物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原理相吻合。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反映)即可看作意识对物质(现在以前的客观实在)的一种能动反映,人们的历史认识同样具有能动性。这应该说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而且,在教学中对学生阐释清楚这一问题,可以为“史学概论”后面的许多教学内容,尤其是分析评述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客观主义,以及历史认识过程理论的有关内容,如历史认识的特点等打下较好的基础。

总之,笔者认为,在“史学概论”教学中,将历史表述为“现在以前(人类社会)的客观实在及其反映”,既简明,又概括了历史的两层含义及其属性,并区分了历史的广狭二义。如果教师一开始就紧紧抓住“历史”这一概念进行教学,尽量深入地分析阐释,对于帮助学生理解“史学概论”的许多知识点、重要理论问题及其学科结构,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什么是历史学?

由于各种参考书和教材中对“什么是历史”的回

答各不相同,必然会出现对“什么是历史学”这一问题的多种答案:混而不分者有之(如梁启超);简单处理者有之,如“历史学就是研究历史的学问”^②。似此当然不能令人满意和信服。而论及“什么是历史学”这个问题者,又差异甚大。李大钊说:“史学起源于历史记录。史书,只是研究历史的材料,而不是史学。”但什么是史学,他并没有说明。《简明社科辞典》中“史学”辞条载,历史学是“研究和阐明人类社会发过程的学科”^③。在赵吉惠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中,历史学“是在整理、鉴别、分析、综合历史现象(史料)的基础上,重构历史过程,并对历史过程做出解释和评述,其中贯穿着撰史者的好恶、褒贬、史观、史法”^④。但作者在此处是针对史料与史学的区别方面而言,仍未指明什么是历史学。葛懋春等主编的《史学概论》中则认为:“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类社会以往运动发展过程的学问。一般说来,它包括历史过程的记录,历史经验的总结,历史规律的探讨和历史发展趋势的预见。”^⑤

上述各种说法,有些对“什么是历史学”进行了论述,但都认为“历史学”或是一门“学问”,或是一门“学科”,亦即在“历史学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上不作断语。而要回答“什么是历史学”,就必须对历史学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表述,正如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前言中,引述扬·赫伊津加“历史概念的定义”时所写的那样:“对于我们的文明来说,合格的历史学只可能是科学的历史学。……我们若牺牲对科学的确定性的要求就不能不损伤我们对文明的良知。神话般地或虚构地描述过去或许具有文学价值……但是……那决不是历史。”^⑥

对于“什么是历史学”,迄今只有庞卓恒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表述得较为简明而深刻:“历史学是研究社会历史现象和过程并揭示其内在规律的科学。”^⑦因其明确指出了历史学是科学,而不是“学问”或“学科”。但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即历史学不仅需要“研究客观历史现象和过程并揭示其内在规律”,还应研究人们(历史的人和现实的人)对历史本身的认识,故这个表述在把握历史学的研究内容方面,尚欠完整。

根据笔者前文对“历史”的表述,则历史学是“研究现在以前(人类社会)的客观实在及其反映的科

学”。这个表述不仅较完整地说明了历史学的研究内容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本身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而且明确肯定其为科学。这样也就同时对“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早已有之的争论作出了断然回答,不会在学生头脑中造成模棱两可的印象。因为历史具有客观实在性和可知性,历史学才有可能和有必要存在,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历史学”与“历史”是密切相关的。笔者认为这样表述,在逻辑上才能经得起推敲,才能前后相符。换言之,历史的属性是历史学成为科学的前提和基础,而历史的两层含义即客观存在的历史本身(现在以前的客观实在)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反映)是历史学研究的内容。这样,“历史”与“历史学”这两个概念才能统一起来,不至于前后矛盾。

当然,上述仅为笔者一孔之见。由于“历史”与“历史学”这两个概念涉及到一系列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对其进行深入探讨远非一篇小文所能做到。乞请方家指正。

①②③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99、341、3页。

④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页。

⑤ 伊洛编:《国际历史研究手册:当代的史学研究理论与理论》。转引自赵吉惠主编:《史学概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⑥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1~82页。

⑦⑧ 赵吉惠主编:《史学概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12页。

⑨⑩ 葛懋春、谢本书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14页。

⑪⑫ 贾东海、郭卿友主编:《史学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⑬⑭⑮ 庞卓恒主编:《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6、20页。

⑯ 《简明社科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

(作者单位:四川乐山师专政史系)

责任编辑:倪金荣